

秦简中的浴蚕术及其相关俗信发微

吕亚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蚕事生产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陆续刊布的睡虎地秦简、周家台秦简、北大藏秦简中,即载有当时选浴蚕种的“浴蚕术”、出入蚕良日以及移蚕种入蚕室时的祝祷等内容。这些资料涉及蚕事生产中选育蚕种的具体时日、用物选择,以及蚕事生产中的避忌信仰。其中用礬石兑水洗桑叶饲蚕及浴蚕、移蚕种入蚕室前对蚕室的清理防护等内容是对古代民众长期蚕事生产中所积累的科学经验的再现,而用米泔水浸泡赤豆二七枚浴蚕、浴蚕与移蚕种入蚕室前的祷辞中所反映的蚕事避忌,以及出入蚕良日等信息则是对其基于巫术性思维原理下所产生的蚕事俗信的反映。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我国古代先民的蚕事生产经验和相关俗信。

【关键词】秦简;浴蚕术;时日;用物;避忌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5-0011-10

The Interpretation of Bathing Silkworm Technique of Qin Bamboo Slips and Its Related Popular Belief

LYU Ya-h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Abstract: Sericulture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ncient China. Among the successively published Shuihudi, Zhoujiaitai and Beida Qin bamboo slips, there are some contents, such as "bathing silkworm technique" and "entering and leaving silkworm good days", etc. These data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time and date of breeding silkworm in sericulture production, selection of materials to be used, and taboo in sericulture production. Among them, washing mulberry leaves with boiled stone, bathing silkworms, cleaning and protecting silkworms before moving silkworms into the silkworm room are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cientific experience accumulated by the ancient people in the long-term silkworm production, while the message of avoiding silkworm affairs reflected in the prayer before soaking silkworms with fourteen pieces red beans in rice swill, bathing silkworms and moving silkworms into the silkworm room,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on of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silkworm good days and so on, reflected the public base at that time. The common belief of silkworm affairs produc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ympathetic witchcraft. The analysis of these materials will help u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worm production experience and related principles of folk belief of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Key words: Qin bamboo slips; bathing silkworm technique; time and date; things; avoid

【收稿日期】2020-03-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术数信仰研究”(16XJA770003);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出土简帛文献所见术数信仰研究”(2016H004)

【作者简介】吕亚虎(1972-),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出土简帛文献与秦汉社会史。

蚕桑养殖是中国古代农事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自古言农之书,必兼言蚕桑。在长期的蚕事生产中,古人总结出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对后世蚕事生产多有裨益。但受生产力水平与自我认知水平的局限,在蚕事生产中也形成一些基于原始思维之上的巫术方法和禁忌信仰,祈望以此来促进蚕事生产的顺利。遗憾的是,有关我国早期蚕事生产的习俗信仰,在传世史籍中少有记载。

近年来,随着大批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出土,一些与蚕事生产相关的简文资料为我们了解早期先民有关育蚕浴种、蚕事择日及避忌等俗信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文所载“蚕良日”、周家台秦简所载“浴蚕术”、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中入蚕于蚕室前的祝祷文、北大藏秦简《医方杂抄》中的“饲蚕法”及“浴蚕法”,以及为蚕蚁顺利结茧生种的祝祷文等。目前虽已有学者撰文对此类资料加以讨论^①,但多是从简文隶定、句读及文义阐释等方面分析,这对我们正确理解简文多有裨益,而对蚕事生产中的相关信仰及其原理的讨论尚少有涉及。因此,针对古代先民有关育蚕浴种的相关信仰,借助新资料,仍有进一步挖掘讨论的空间和必要性。为方便讨论计,我们先将相关简文资料赘列如下:

(1)“今日庚午利浴𦵏(蚕),女毋辟(避)𦵏𦵏=(𦵏𦵏)者,目毋辟(避)胡者,腹毋辟(避)男女牝牡者。”以脩(滫)清一栢(杯),𦵏、赤叔(菽)各二七,并之,用水多少,次(恣)殴。浴𦵏(蚕)必以日𦵏(纆)始出时浴之,十五日乃已(已)。(368-370)^②

(2)令蚕毋死,取𦵏大如指,治之,入一斗水中。蚕生,以洒(洗)桑,食之。一曰,取男女相会之所以奉布,(4-264)以新器盛水渍之,有顷,以浴蚕种,而祝之曰:“今日庚午,浴𦵏(帝)女,毋单(悵)虫虺校(咬)(4-463)也,毋单(悵)男女姚也。”即自用布善。(4-462)

(3)择良日可以入蚕者,善骚(扫)徐(除)家室内中、堂、呈(廷),已。禹步三,祝曰:(04-258)“空=以= (空矣,空矣,空矣),𦵏女且下里(理),三旬而已。里(理)且伪(蚁),负子裹结。若东邻移,大者(04-257)毋越(跳),小者毋愿(踊)。𦵏(帝)女已伪(蚁),遗女(汝)三车𦵏(蛹)。”(04-256)^③

(4)前入蚕,毋令鼠居内中:以脯一朐、酒半栢、黍粟七分升一,即西北阼,𦵏(餽)脯,祝曰:“𦵏(帝)女将下作,三(06-004)旬而去。若肥(徘)回(徊)房(仿)皇(惶)于埜,汤(倘)勿与相妨,吾多成,齐(贲)子类粮。”即取黍粟,𦵏(餽)室中𦵏。(L-001)^④

(5)蚕良【日】,庚午、庚子、甲午,五辰,可以入。五丑、五酉、庚午,可以出。(94正貳)^⑤

由上引秦简简文所示,其内容涉及浴蚕(即选育蚕种)、入蚕前对蚕室的清理仪式、出入蚕良日选择,以及蚕事生产中的诸种避忌等方面俗信。

一、蚕事生产中的时日选择及其俗信原理

(一)浴蚕时日选择及其俗信原理

在蚕事生产整个环节中,选育蚕种的活动决定着蚕事生产的后续工作能否顺利进行,所谓“育蚕之

① 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田天:《北大藏秦简〈医方杂抄〉初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方勇:《谈关沮秦简所见秦代的浴蚕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②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第134页。

③ 田天:《北大藏秦简〈医方杂抄〉初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④ 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法,始于择种”^①。上引第(1)条简文中的“浴蚕”,即育蚕选种的一种方法。简文中的“今日庚午利浴蠶(蚕)”及第(2)条简文祷辞中的“今日庚午,浴蠶(帝)女”均言及利于浴蚕的时日为“庚午”。是知当时以“庚午”日为浴蚕活动的吉日。后世择吉通书中也多见以庚午为浴蚕良日者。如东晋徐真人《玉匣记》“养浴蚕吉日”条云:“甲子、庚午、丁卯、壬午、戊午。”^②元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养蚕吉日”条云:“浴蚕、出蚕,安槌入筐,宜用戊辰、乙巳、庚午、壬午、甲午、甲寅、丁巳、戊午日。”^③元明时人所编《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卷10“浴蚕吉日”云:“甲子、丁卯、庚午、壬午、戊午。”^④又,明人朱权《臞仙肘后经》“蚕丝六畜类”下所载“浴蚕”吉日亦云:“宜甲子、丁卯、庚午、壬午、戊午。”^⑤宜于浴蚕的时日众多,何独以“庚午”为首选?此应与当时人们对蚕、马同气及阴阳五行学说下的时日择吉观念有关。

蚕、马同气说,见于《周礼·夏官·司马》“马质”条下“禁原蚕者”郑玄注:“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贾公彦疏云:“‘天文,辰为马’者,辰则大火,房为天驷,故云辰为马……‘是蚕与马同气’者,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气也。”^⑥按,《说文·辰部》云:“辰,房星,天时也。”^⑦《国语·周语》云:“辰马,农祥也。”韦昭注:“辰马,谓房、心星也。心之所在大辰之次,为天驷。驷,马也,故曰辰马。”^⑧《尔雅·释天》云:“天驷,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郭注:“房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⑨是辰星即房宿,房宿既是天驷,则马亦与“大火”相应。马属大火,蚕为龙精。大火于辰属卯,仲春卯月,正直其次,因以浴蚕种,与辰马相应,故称“蚕与马同气”也。《太平御览》卷825引《淮南万毕术》云:“僵蚕使马不食。”注云:“欲愈之,以桑拭口鼻,即食矣。马喜啮人,亦以僵蚕眉拭唇,即不啮也。”^⑩僵蚕为家蚕幼虫在吐丝前因感染白僵菌而病死的干涸硬化虫体。由此条文字看,此物具有使马不食及疗治马喜咬人的功效。而若欲疗马不食疾,则只需以桑叶擦拭马口鼻即可。很显然,其术所据俗信原理即为蚕马同气说。正因蚕马同气,是以僵蚕可使马不食及疗治其喜咬人毛病,而桑叶为饲蚕之物,故其可愈马不食之疾。《淮南万毕术》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所编,东汉高诱为其作注。据此可知,蚕马同气说在当时颇为流行。

战国以来,基于阴阳五行学说,时日又有阴阳、刚柔之分。《淮南子·天文训》云:“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⑪《礼记·曲礼上》“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孔颖达疏曰:“刚,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⑫这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第113壹、114壹简所载十干之刚、柔日亦相合^⑬。依此,《诗经·小雅·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毛传云:“外事以刚日。”孔颖达正义云:“‘外事以刚日’,《曲礼》文也。言此者,上章顺刚之类,故言‘维戊’,择马不取顺类,亦用庚为刚日,故解之,由择马是外事故也……《礼记》注外事内事皆谓祭事,此择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虽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内外而用刚柔,故断章引之也。庚则用外,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

① [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38页。

② [晋]徐真人:《增广家用万宝玉匣记秘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③ [元]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76页。

④ [明]熊宗立:《类编历法通书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

⑤ [明]朱权:《臞仙肘后经》,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⑥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50页。

⑦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312页。

⑧ [吴]韦昭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

⑨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王世伟整理:《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2页。

⑩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3676页。

⑪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269页。

⑫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118页。

⑬ 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马故也。”^①“庚午”既为择马之吉日,依蚕、马俱应大火,同气之说,庚午自亦为浴蚕之吉日。晋人杨泉《蚕赋》云:“二月初吉,遂布令于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务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马,惟蚕之祖,编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调,蚕母入处,陈布说种。”^②此即将《诗经》“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与浴蚕时日相联系。此外,在古代先民的认知观念中,蚕为阳物,属火。如《齐民要术》卷5引《春秋考异邮》曰:“蚕,阳物,大恶水,故蚕食而不饮。”^③《太平御览》卷825则引此作“蚕,阳者,大火,恶水,故食不饮”^④。据此,《要术》所引“大恶水”应作“火,恶水”^⑤。而据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所载五行三合局理论“火生寅,壮午,老戌”^⑥及《淮南子·天文训》所云“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可知地支之“午”为五行之火最旺时,则庚、午俱为阳。蚕为阳物,属火,庚午自然成为浴蚕首选之吉日。及至后来庚午日又被当作是“蚕父生日”^⑦,则更成为浴蚕及出入蚕之吉日了。

简文又云:“浴蠶(蚕)必以日蠹(纆)始出时浴之,十五日乃已(己)。”这是说,在浴蚕吉日庚午日中浴蚕时,要在太阳刚出来时进行。此当是古人将蚕种的发育与初阳的运行轨迹联系起来,以祈望蚕种发育顺利,蒸蒸日上。宋人陈元靓所撰《博闻录》载福建地区的浴蚕之法云:“闽俗以立春日采五果枝并桑柘枝,烧灰淋水,候冷以浴蚕种,藏之。或只以五果置灰汁中,亦得。但取其成实之义也。”^⑧古人选取“庚午日日始出时”浴蚕,虽与闽地置五果于灰汁中浴蚕的习俗不同,但二者希冀蚕种顺利发育的心思却无不同。“十五日乃已”则是指浴蚕活动中蚕种的浸泡时间。

(二)出、入蚕时日选择及其俗信原理

第(5)条简文所涉时日,乃是有关“可以入”蚕或“可以出”蚕的好日子。“可以入”,由简文“择良日可以入蚕者,善骚(扫)徐(除)家室内中、堂、呈(廷)”来看,是说将选育出的蚕种移入蚕室;“可以出”,则是指将成熟的蚕茧移出蚕室。由简文可知,宜于“入蚕”的日子有庚午、庚子、甲午、五辰。五辰,指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这五日。宜于“出蚕”的时日有五丑、五酉、庚午。五丑,指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这五日。五酉,指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这五日。

战国以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信仰原理的择吉风习颇为流行,是以各种行事无不要选择时日。《论衡·讥日篇》云:“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⑨出土战国秦汉时期的数术类简牍文献如《日书》等中亦对此多有所载,内容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嫁娶孕育、出行归往、疾病死丧、梦幻占禳、农事艺植、裁衣佩饰、土工建筑等诸多方面^⑩。养蚕缫丝为当时民众主要家庭生产活动之一,当时民众对蚕事生产的具体时日已有良、忌日的选择。上引第(5)条简文所载信息,就是对当时蚕事择日俗信的真实反映,这也与当时择吉观念盛行的社会大环境相一致。

①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38页。

②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54页。

③ [后魏]贾思勰原著, 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④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3675页。

⑤ [后魏]贾思勰原著, 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328页。

⑥ 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第125页。

⑦ 佚名:《新刊阴阳宝鉴克择通书》,《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2页。

⑧ 转引自[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84-85页。

⑨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989页。

⑩ 吕亚虎:《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二、浴蚕时的用物选择及其俗信原理

以上第(1)(2)条简文内容与浴蚕活动有关。浴蚕时所使用的物事及其量,第(1)条简文云“脩(滌)清一桮(杯),礬、赤叔(菽)各二七”。

“滌”字亦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鬼恒召(詔)人曰:‘尔必以某月日死。’是祱鬼伪为鼠,人人酖、酱、滌、浆中,求而去之,则已矣”^①。《说文·水部》:“滌,久泔也。”《玉篇·水部》:“滌,米泔也。”^②是整理者以“脩(滌)清”为澄清的米泔水,其说可从。浴蚕时为何要用澄清的米泔水“脩(滌)清”作为溶液?前人无说。宋人陈元靓《博闻录》载闽地的浴蚕之法云:“闽俗以立春日采五果枝并桑柘枝,烧灰淋水,候冷以浴蚕种,藏之。或只以五果置灰汁中,亦得。”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但取其成实之义也”^③。《岐山县志》载陕西岐山一带浴蚕俗信云:“‘腊八’早作梗粥,取米泔浴蚕种,令多。”^④其用作浴蚕之物亦为“米泔”。米为谷实,米泔为淘米后之汁液,以淘米水浴蚕可令蚕多,此与闽人以五果置灰中,“但取其成实之义”一样,均是巫术法则中的顺势律思维的体现。上引周家台秦简所载“浴蚕术”中用“脩(滌)清”浴蚕的原因,应与此俗信原理一致。

浴蚕所用之“礬”,整理者以为即“礬”,疑即白石。方勇则疑“礬”字为“微石”二字之合文,但是省略了合文符号。如此,则简文“微石”即是“礬石”,指白石,亦即《山海经·西山经》中“可以毒鼠”的“礬”。古人选用它来浴蚕可能既起到消毒、育蚕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预防老鼠的侵害^⑤。按,第(2)条简文中“令蚕毋死”方中所用的“礬”,即礬石。《说文·石部》云:“礬,毒石也。出汉中。”日人森立之指出,《医心方》《顿医抄》往往作“礬石”,盖古唯名“礬”,后从“石”作“礬”,亦与“白恶”作“白垚”同例^⑥。《神农本草经》载礬石“味辛,大热,有毒。”^⑦此后本草医籍多言该物性热有毒。《周礼·疡医》载疗疡之法云:“凡疗疡,以五毒攻之。”据郑玄注,五毒,即石胆、丹砂、雄黄、礬石、慈石五种有毒药物^⑧,礬石即列其中。礬石具有杀鼠、肥蚕的功效,文献多有所载。如周家台秦简所载“已鼠方”即云:“已鼠方:取大白礬,大如母(拇)指,置晋斧(釜)中,涂而燔之,毋下九日,冶之,以。”^⑨《山海经·西山经》云:“(皋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礬,可以毒鼠。”郭璞注:“今礬石杀鼠,音豫;蚕食之而肥。”^⑩《淮南子·说林训》云:“人食礬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此当为郭注所本。又,桓谭《新论》云:“譬若巴豆毒鱼,礬石贼鼠。”^⑪《玉篇·石部》云:“礬石出阴山,杀鼠,蚕食则肥。”^⑫则此处用以浴蚕的“礬”,即礬石。据研究,礬石的主要成分为砷硫化铁,是制砷和砷酸的原料,含铁34.3%、砷46.0%、硫19.7%,及少量钴、锑和铜。砷有原浆毒作用,且能麻痹毛细血管,抑制含巯基酶的活性,并使肝脏脂变,肝小叶中心坏死,心、肝、肾、肠充血,上皮细胞坏死,毛细血管扩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7页。

② [梁]顾野王撰,吕浩校点:《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2019年,第657页。

③ 引自[宋]陈元靓:《岁时广记》,第85页。

④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⑤ 方勇:《谈关沮秦简所载秦代的浴蚕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⑥ [日]森立之著,孙屏等校点:《本草经考注》,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685页。

⑦ 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⑧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⑨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第135页。

⑩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页。

⑪ [汉]桓谭撰,朱谦之校释:《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35页。

⑫ [梁]顾野王撰,吕浩校点:《大广益会玉篇》,第771页。

张^①。礬石的药性辛热有毒,辛热与蚕阳物属火的习性一致,故有肥蚕功效。而该物的化学成分与可溶性化合物有毒的性能则有杀鼠的功效。由是而言,古代先民对礬石杀鼠、肥蚕功效的科学认知,乃是基于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所致,而这也应是浴蚕时选用此物的原由所在。

“赤叔”,整理者以为即赤小豆。按《说文·尗部》“尗,豆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古谓之尗,汉谓之豆,今字作菽。菽者,众豆之总名。然大豆曰菽,豆苗曰藿,小豆则曰荅。”^②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整理者注:“荅,小豆。菽,大豆。”^③《齐民要术》卷二“大豆第六”条下载,“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种,及长梢、牛践之名。小豆有菽、赤、白三种”。则叔(菽)、荅有别。李时珍案曰:“诗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麦。’此即八谷也。董仲舒注云:‘菽是大豆,有两种。小豆名荅,有三四种。’王祯云:‘今之赤豆、白豆、绿豆、豇豆,皆小豆也。’此则入药用赤小者也。”其又云:“此豆以紧小而赤黯色者入药,其稍大而鲜红、淡红色者,并不治病。”^④此则将赤小豆分为紧小而赤黯色者与稍大而鲜红、淡红色者两种。缪启愉指出,《齐民要术》所列小豆中的“赤”色者指赤豆(*Phaseolus angularis*)和赤小豆(*P. calcaratus*,也称饭豆)^⑤。《齐民要术》卷二引《龙鱼河图》及《杂五行书》所载防疫驱邪之物,前者为“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后者为“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该书卷五所载藏蚕卵时,所用之物则为“二七赤豆”,此方所用之赤菽,或当为小豆中之稍大而鲜红、淡红色之“赤豆”(*Phaseolus angularis*)。然不管是哪种赤豆,都属赤小豆。浴蚕时所用的赤小豆,因其色赤,故在古人观念中,该物颇具辟禳瘟疫、辟厌疾病之特殊功效^⑥。如《荆楚岁时记》引《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瘟疫。”^⑦《齐民要术》卷二引《杂五行书》云:“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验。”又曰:“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竟年无病,令疫病不相染。”^⑧或因赤小豆能辟禳瘟疫,以至后世附会出共工氏子以冬至死,为疫鬼,而畏赤豆,故于是日作小豆粥厌之的俗信。《初学记》卷四冬至第十二“作赤豆粥”下引《岁时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人厉,畏赤豆,故作粥以禳之。”^⑨这种俗习更增强了人们对于赤豆具有辟邪除疫功效的认知,以至后世医书所载“治温令不相染”及“辟除瘟疫”“辟厌疾病”方等均以赤小豆入药^⑩。《齐民要术》卷五亦载,在藏蚕卵时,除遵守“毋令人见”的禁忌外,还“应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臈月桑柴二七枚,以麻卵纸,当令水高下与重卵相齐”^⑪。这里的“二七赤豆”,与浴蚕时所用的“赤菽二七”一样,均应是古代先民相信赤豆具有辟疫除邪的灵力,故于藏蚕卵、浴蚕活动中使用此物,以祈辟除邪魅,确保蚕事生产的顺利。

需要提及的是,在浴蚕时,对于所用之物礬石及赤菽的数量“各二七枚”,即各十四枚,应是按照时人的思维惯例而为之,而非有科学方面的依据。在出土秦汉简帛文献中,多见有以“七”或其倍数“二七”作为巫术性活动或疗方中的动量或物量者。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所载治疗“人有思哀也弗忘”

① 冉先德主编:《中华药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884页。

②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第289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9页。

④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第1510-1511页。

⑤ [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112页。

⑥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1510页。

⑦ [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中华书局,2018年,第6页。

⑧ [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116页。

⑨ [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2页。

⑩ 李景荣等校释:《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1510页。

⑪ [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327页。

及“女子不狂癡,歌以生商”时,前者所用物为“丘下之莠叶二七”,后者则为“北乡□瓣二七”^①。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疗治“巢(臊)者”、“疣”、“積(癰)”等疾时的巫术仪式中,用物摩擦或击打患者患病部位或身体某处时的动作次数多为“二七”^②,等等。我们曾撰文指出,数字“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数字,它与其他数字一样,在中国的神秘数字体系中是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的,是一个模式数字。而数字“七”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模式数字的性质,这与古代先民对于宇宙空间、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识等因素有关^③。浴蚕时,用礬石、赤菽“各二七枚”,此正是古人有关模式数字“七”所具神秘性和巫术性认知观的真实体现。

第(2)条简文所载浴蚕方所用浴蚕物事则为“男女相会之所以奉布”,且以“即自用布善”。也就是说,浴蚕时,若祝祷者用本人“男女相会者所以奉布”则浴蚕的效果会更好。

何以要用男女相会中使用过的布浸水来浴蚕呢?高一一致认为,以男女性交所用布浸水洗蚕种,大体上也是属于污秽压胜的范畴。蚕忌讳男女间轻薄、放纵、不庄重的行为,而以男女性交所用布则能以秽物压禳这些行为给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④。的确,一些被早期先民看作污秽的物事常常被认为有着驱邪疗疾的特殊灵力。但这种认识或未达古人用此类物事之信仰原旨。本条简文所载浴蚕方中,用浸泡过男女相会所用布的水来浴蚕,并非是基于古人对此物是污秽而须避忌的俗信认知,而是认为此布乃是男女相会所使用过的物事之故。

古代先民相信凡相类似而可互为象征的事物,能够在冥冥中互相影响。这种基于相似律的错误联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可找到大量的例证。如《周礼·夏官·罗氏》云:“中春,罗春鸟,献鹄以养国老,行羽物。”郑玄以为此时鹰化为鹄,鹄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⑤。是仲春献鹄者,乃因此时鹄鸟变旧为新,可助生气,故宜献之以养国老也。又,汉代有赐高年者鹄杖之制。《续汉书·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鹄鸟为饰。”何以赐高年者的王杖杖端要以鹄鸟为饰?乃在于《礼仪志》所说“鹄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⑥的认知。显然,此是由鹄鸟之进食不噎,进而联想到以此鸟饰杖端,可使持此杖之老人亦致食而不噎之效。又,《周礼·天官·冢宰》载“生稷”之礼云:“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稷之种,而献之于王。”郑玄注:“古者使后宫藏种,以其有传类蕃孳之祥。必生而献之,示能育之,使不伤败。”^⑦由郑注可知,生稷之种的礼仪之所以要由王后帅后宫嫔妃来进行,这是想把其旺盛的繁育力转移到农作物上,从而获得一年的丰收^⑧。无独有偶,此类基于交感思维的联想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不乏其例。如中美洲的帕帕尔人在向地里播下种子的前四天,丈夫一律同妻子分居,目的是要保证在下种的前夜,他们能够充分地纵情恣欲。甚至有人被指定在第一批种子下土的時刻同时进行性行为。印度尼西亚爪哇一些地方,在稻秧孕穗开花结实季节,农民总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到田间去看望,并且就在地头进行性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作物成长^⑨。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指出:“许多未开化人发现的人类繁殖与动植物繁殖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他们想象在他们自己中间通过模仿或表演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3-214页。

②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中华书局,2014年,第227、235、253页。

③ 吕亚虎:《数字“七”的巫术性蠡测——以秦汉简帛文献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

④ 高一:《读北大秦简笔记四种》,武汉大学简帛网,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93, 2018年3月4日。

⑤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84页。

⑥ [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4页。

⑦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251页。

⑧ 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天津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⑨ [英]詹·乔·弗雷泽著:《金枝》,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6-207页。

繁殖过程,就能帮助大自然中的繁殖过程。”^①《博物志·物性》云:“蚕三化,先孕而后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𧄸,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②此是说,蚕是先怀孕而后交配。交配与不交配者均可产子。但不交配所产之子到后来发育成蛹时,不但无眉目,且容易受到伤害,可收采的蚕茧也少些。男女两性交合是人类顺利繁衍生育的前提和必要过程。而“男女相会之所以奉布”则是男女在交合中所使用之物,其上遗留有男女交合过程中的排泄物。因此,古人相信,用此物浸泡后的水来浴蚕种,自然可将男女两性交合的神秘繁衍能量传递给所浴之蚕种,从而促进蚕种的健康发育,以祈蚕事生产的顺利和丰产。

三、蚕事生产中的避忌俗信

(一)入蚕时的避忌

第(3)条简文内容所涉,由“择良日可以入蚕者,善骚(扫)徐(除)家室内中、堂、呈(廷)”一语来看,乃是将选育出的蚕种移入蚕室前,要对蚕室内各处进行彻底的清理打扫。崔寔《四民月令》云:“三月,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薄、笼。”^③此处“治蚕室,涂隙、穴”,即是指入蚕种于蚕室前对蚕室的清理工作。当把蚕种移入蚕室时,入蚕者则要行脚踏三个禹步,并口念祝辞的仪式。

祝辞“空==以==(空矣,空矣,空矣),啻女且下里(理),三句而已。里(理)且伪(蚁),负子裹结”是说,蚕室已经清扫干净,帝女可以下临作业,从帝女下临作业到蚕种孵化为𧄸,再到蜕变为蚕,由蚕而吐丝结茧,前后用时三句而已。此一用时与第(4)条简文中的“啻(帝)女将下作,三句而去”相同,也与文献有关蚕事生产的周期记载大体一致。《淮南子·说林训》云:“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王念孙云:“‘二十二’当为‘三十二’。《尔雅翼》引此已误。卢辩注《大戴礼·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览·资产部五》《虫豸部一》并引作‘三十二日’。”^④《齐民要术》卷五引《春秋考异邮》云:“蚕,阳物,大恶水,故蚕食而不饮。阳立于三春,故蚕三变而后消;死于七,三七二十一,故二十一日而茧。”缪启愉指出,《春秋考异邮》所说是北方养的三眠四龄蚕品种,但二十一天只是凑“三七”之数,实际是不够的,就是早蚕至少也得二十三四天才老熟^⑤。《本草纲目·虫部》云:“(蚕)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⑥各家所说蚕事周期,以约数言之,则当三句之时日。

“若东邻移,大者毋越(跳),小者毋𧄸(踊)”一语的祝祷对象,由第(4)条简文“前入蚕,毋令鼠居内中”来看,自当为鼠类无疑。蚕事生产中的物害虽有雀、蚊、鼠、蛇等物,却以鼠类危害最深。《千金翼方·禁经下》所载“禁鼠耗并食蚕法”中咒辞即云:“天生万虫,鼠最不良。食人五谷,啖人蚕桑。”^⑦《天工开物》卷上《乃服第二》“物害”云:“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蚕,鼠害则与之相终。”^⑧《蚕桑辑要》卷上“除蛇鼠”条亦云:“耗蚕之物,蛇、鼠为甚,室中所有隙穴,为蛇、鼠出入之路,先须屏塞尽净,以待收蚕。”^⑨正因鼠害与蚕事生产相终,且危害蚕事最深,故在入蚕种于蚕室前,要对蚕室进行清理。祝辞请害蚕的鼠类移居东邻,无论大小,都不要出来跳踊活动,并许诺“啻(帝)女已伪(蚁),遗女(汝)三车𧄸(蛹)”。梁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载有“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之

① J·G·弗雷泽著:《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阎云祥、龚小夏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96-97页。

② [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③ [汉]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26页。

④ [清]王念孙撰,徐炜君等点校:《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57页。

⑤ [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326、328页。

⑥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2247页。

⑦ [唐]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第741页。

⑧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第29页。

⑨ [清]高铨:《蚕桑辑要》卷上,清道光十一年(1831)王青莲刻本,第23-24页。

俗,隋人杜公瞻注云:“今世人正月半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曰:‘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则是为蚕逐鼠矣。”^①此咒辞中的“待我三蚕老”与简文咒辞中的“啻(帝)女已伪(蚁)”语义相同,均是就蚕卵三变为茧而言。是以咒辞是说,若鼠按祝祷要求做,那么等到蚕结茧后,可将三车抽丝后的蚕茧作为回报。

第(4)条简文所载,由“前入蚕,毋令鼠居内中”来看,乃是在将蚕种移入蚕室前,为驱除居于蚕室中的老鼠以确保蚕事的顺利而进行的祭祷活动。所用祭品为“脯一胸、酒半桮、黍粟七分升一”;祭祀方位为“西北隅”。《广雅·释言》:“隅、陬,角也。”是此西北隅即蚕室内之西北角。在蚕室西北角举行“胙(餼)脯”之祭。“胙(餼)”,《说文·食部》云:“祭酹也。”即祭祀时以酒浇地。“胙(餼)脯”,即将用作祭品的半桮“酒”浇在一胸“脯”上。然后念诵祝辞云:“啻(帝)女将下作,三旬而去。若肥(徘)回(徊)房(仿)皇(徨)于埜,汤(倘)勿与相妨,吾多成,齐(贲)子类粮。”“若”,《史记·张仪列传》“始吾从若饮”司马贞《索隐》云:“若者,汝也。”此处指祝祷的对象——鼠。“类粮”,即后文用作祭品的“黍粟”^②。祝辞说,帝女将下临作业,三旬即去。在此期间,若(即鼠)且游荡于野外,不要居于蚕室中妨碍蚕事。待我蚕事丰收,必予子(即鼠)粮食以为回报。祝祷毕,即取预备作祭品的黍粟餼祭于室中。从整个祝祷辞来看,在入蚕于蚕室时,要对蚕室进行全面的清理,并脚踏禹步行祭祀祝祷仪式,以期藉此禳除蚕室内危害蚕事最深的鼠类。

(二)蚕种发育中的避忌

在蚕事生产过程中,选育蚕种的“浴蚕”环节是最基本的工作。古代先民在长期的蚕事生产活动中虽已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受生产力水平和思维认知水平的制约,在蚕发育过程中,也形成种种的避忌俗信。如《农政全书》卷三一引《务本新书》“蚕忌”即云:“蚕初生时,忌屋内扫尘,忌煎煊鱼肉。不得将烟火纸燃于蚕房内吹灭。忌侧近春捣。忌敲击门窗槌箔,及有声之物。忌蚕房内哭泣叫唤。忌秽语淫辞。夜间无令灯光忽射蚕屋窗孔。未满月产妇,不宜作蚕母。蚕母不得频换颜色衣服,洗手要洁净。忌带酒人将桑饲蚕,及抬解布蚕。蚕生至老,大忌烟熏。不得放刀于灶上箔上。灶前忌热汤泼灰。忌产妇孝子入家。忌烧皮毛乱发。忌酒、醋、五辛、鳢鱼、麝香等物。忌当日迎风窗。忌西照日。忌正热着猛风暴雨。忌正寒陡令过热。忌不洁净人入蚕屋。蚕屋忌近臭秽。”^③此类蚕事避忌俗信,在上引第(1)、(2)条简文所示“浴蚕”仪式中的祷辞部分有所反映。如在浴蚕时,第(1)条祷辞明言“女毋辟(避)瞽瞍(瞽瞍)者,目毋辟(避)胡者,腹毋辟(避)男女牝牡者”。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三)于此认为“目”“腹”或属上读^④。《荀子·赋篇》云:“有物于此,傴傴兮其状,屢化如神……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屢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⑤方勇指出,“毋辟(避)胡者腹”一句与此处“屢化而不寿者与”相应,“毋辟(避)男女牝牡者”一句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相关联,而“毋辟(避)男女牝牡者”后似脱漏一字。而祝辞中的“女”字,除读为本字外(指养蚕的妇人或者婢女),也可表第二人称,即指“先蚕”^⑥。由简文之义来看,这里的“女(汝)”,应指浴蚕仪式中被浴的蚕种。浴蚕是选育蚕种的活动,祷辞所针对的对象也应该是被选育的蚕种,而非浴蚕活动的具体操作者。当然,被浴的蚕种是有生命力的存在物,其自亦当有神灵存在,是以第(2)简文中即以“啻(帝)女”称待浴之蚕种。而第(3)条简文中更说“啻(帝)女且下里(理)”、“啻(帝)女已伪(蚁)”,是帝女即蚕种,亦即蚕种之神灵而言。祝辞中希望“女毋辟(避)”者,即是蚕事生产所须禁忌者。不过祝辞的意思,乃是希冀所选蚕种在未来的发育中不受此类禁忌对象的影响。

① [梁]宗懔撰, [隋]杜公瞻注, 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 第18-19页。

② 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明]徐光启撰, 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第857页。

④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74页。

⑤ [清]王先谦撰,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 中华书局, 1988年, 第564-565页。

⑥ 方勇:《谈关沮秦简所载秦代的浴蚕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祝辞中的“瞽瞍=(瞽瞍)者”,整理者注:“瞽,通‘眚’,《集韵·删韵》:‘眚,《说文》:多白眼也。或作瞽’‘瞽’字下有重文符号。‘瞽’,字当通‘瞽’,《玉篇·目部》:‘瞽,《字统》云:目不明。’”是“瞽瞍=(瞽瞍)者”指目多白眼及目不明者。“胡”,整理者原注:“老寿。”按,《诗经·周颂·载芣》“有椒其馨,胡考之宁”毛《传》:“胡,寿也。”^①“胡者”当指老寿之人。“男女牝牡者”,各家无说。由《说文·牛部》“牝,畜母也”“牡,畜父也”推之,这里的“牝牡”或当泛指一切禽畜。是“男女牝牡者”应泛指一切人类和禽畜类而言。在选育蚕种时,之所以要蚕种毋辟(避)“瞽瞍=(瞽瞍)者目”、“胡者腹”及“男女牝牡者”,或如方勇所说,是时人已认识到蚕在成茧前“皆无眉目”“屡化而不寿”,以及“有父母而无牝牡”的生理特征^②。因此,在选育蚕种的祝辞中,古人反其道而特意祝祷被浴之蚕种无须躲避这些被禁忌者。施术者如此祝祷的目的,在于确保浴蚕时不受此类禁忌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蚕的发育能如人所愿。

第(2)条祷辞中的“浴蚕(帝)女,毋单(悝)虫虺校(咬)也,毋单(悝)男女姚也”一句也对蚕发育中的避忌对象有所交代。“眺”,或读作“佻”,训作轻佻^③。祷辞中所说的“虫虺校(咬)”与“男女眺”皆是蚕在发育过程成长中所忌讳之事,是以浴蚕者在祝辞中祈祷所浴之蚕种“毋单(悝)”此类禁忌现象,其与第(1)条简文祷辞中所祈祷的“毋辟(避)瞽瞍=(瞽瞍)者目,毋辟(避)胡者腹,毋辟(避)男女牝牡者”相同,都是为了蚕种在以后的发育中能不受此类禁忌因素影响而能顺利成长。

蚕桑养殖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亚圣孟子所勾画的社会蓝图中,即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④看作其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准,足见蚕桑养殖在古代民众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在长期的蚕事生产中,古人总结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养蚕经验,如在选育蚕种时用具有毒鼠、肥蚕功效的礬石以浴蚕,或用礬石水液洗桑饲蚕,而在入蚕种于蚕室前,重视对蚕室进行全面的清理防护,以防鼠害伤蚕等。这些都是对古代先民蚕事生产中的科学认知的反映。但受生产力水平及自我认知水平的局限,他们又相信并求助于某些神秘力量,希冀通过蚕事生产时日的选择和富含巫术性的浴蚕术来确保蚕事生产的顺利。出土秦简所载浴蚕术、出入蚕良日等信息,则正是对当时民众蚕事生产中的此类认知的真实反映。对这些蚕事生产资料的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认识我国古代先民在蚕事生产中积累的科学经验和富含巫术思维认知因素的相关俗信。

(责任编辑:徐定懿)

[参 考 文 献]

- [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2] 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3]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 [4] 吕亚虎.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5] 田 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 [6] 田 天.北大藏秦简《医方杂抄》初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 [7] 方 勇.谈关沮秦简所载秦代的浴蚕术[J].社会科学战线,2018,(3).

①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第473页。

② 方勇:《谈关沮秦简所载秦代的浴蚕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③ 高一致:《读北大秦简笔记四则》,武汉大学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93,2018年3月4日。

④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60页。